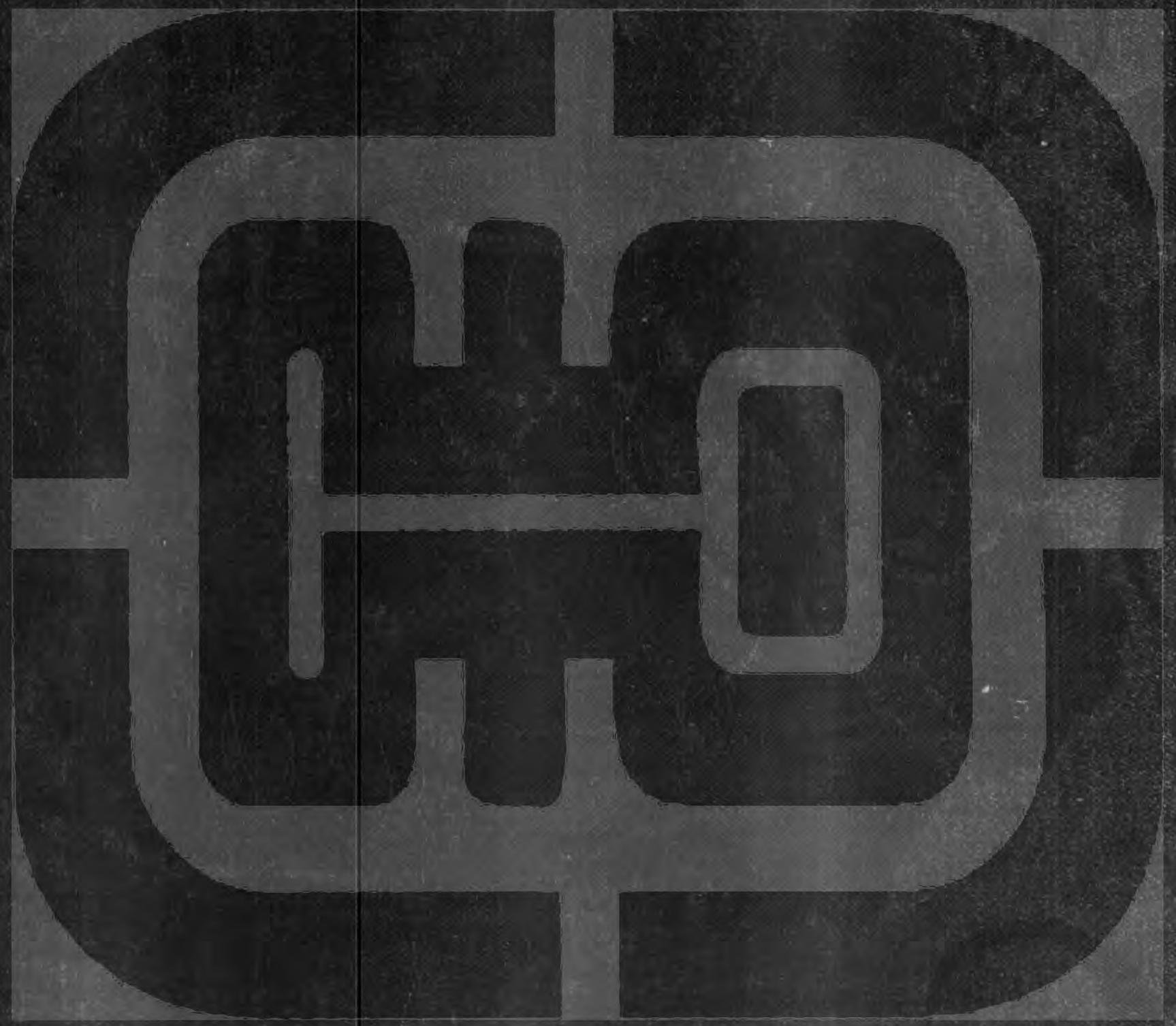


論議

周南詩次解

禮論

禮樂論

大人論

致一論

九卦論

周南詩次解

王者之治始之於家家之序本於夫婦正夫婦正者在求有德之淑女爲后妃以配君子也故始之以關雎夫淑女所以有德者其在家本於女工之事也故

次以葛覃有女功之本而后妃之職盡矣則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求賢審官者非所能專有志而已故次之以卷耳有求賢審官之志以助治其外則於其內治也其能有嫉妒而不逮下乎故次之以樛木無嫉妒而逮下則子孫衆多故次之以螽斯子孫衆多由其不妒忌則致國之婦人亦化其上則男女正婚姻時國無鰥民也故次之以桃夭國無鰥民然後好德賢人衆多故次之以兔罝好德賢人衆多是以室家和平而婦人樂有子則后妃之美具矣故次之以芣苢言后妃至於國之婦人樂有子者由文王之化行使南國江漢之人無思犯禮此德之廣也故次之以漢廣德之所及者廣則化行乎汝墳之國能使婦人閔其君子而勉之以正故次之以汝墳婦人能勉君子以正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公子皆能信厚此關雎之應也故次之以麟之趾焉

禮論

嗚呼荀卿之不知禮也其言曰聖人化性而起僞吾是以知其不知禮也知禮者貴乎知禮之意而荀卿盛稱其法度節奏之美至於言化則以爲僞也亦烏知禮之意哉故禮始於天而成於人知天而不知人則野知人而不知天則僞聖人惡其野而疾其僞以是禮興焉今荀卿以謂聖人之化性爲起僞則是不知天之過也然彼亦有見而云爾凡爲禮者必詘其放傲之心逆其嗜欲之性莫不欲逸而爲尊者勞莫

不欲得而爲長者讓擎跽曲拳以見其恭夫民之於此豈皆有樂之之心哉患上之惡己而隨之以刑也故荀卿以爲特劫之法度之威而爲之於外爾此亦不思之過也夫斲木而爲之器服馬而爲之駕此非生而能者也故必削之以斧斤直之以繩墨圓之以規而方之以矩束聯膠漆之而後器適於用焉前之以銜勒之制後之以鞭策之威馳驟舒疾無得自放而一聽於人而後馬適於駕焉由是觀之莫不劫之於外而服之以力者也然聖人捨木而不爲器捨馬而不爲駕者固亦因其天資之材也今人生而有嚴父愛母之心聖人因其性之欲而爲之制焉故其制雖有以強人而乃以順其性之欲也聖人苟不爲之禮則天下蓋將有慢其父而疾其母者矣此亦可謂失其性也得性者以爲僞則失其性者乃可以爲眞乎比荀卿之所以爲不思也夫狙猿之形非不若人也欲繩之以尊卑而節之以揖讓則彼有趨於深山大麓而走耳雖畏之以威而馴之以化其可服邪以謂天性無是而可以化之使僞耶則狙猿亦可使爲禮矣故曰禮始於天而成於人天則無是而人欲爲之者舉天下之物吾蓋未之見也

禮樂論

氣之所稟命者心也視之能必見聽之能必聞行之能必至思之能必得是誠之所至也不聽而聰不視而明不思而得不行而至是性之所固有而神之所

自生也盡心盡誠者之所至也故誠之所以能不測
者性也賢者盡誠以立性者也聖人盡性以至誠者
也神生於性性生於誠誠生於心心生於氣氣生於
形形者有生之本故養生在於保形充形在於育氣
氣在於寧心寧心在於致誠養誠在於盡性不盡
性不足以養生能盡性者至誠者也能至誠者寧心
者也能寧心者養氣者也能養氣者保形者也能保
形者養生者也不養生不足以盡性也生與性之相
因循志之與氣相爲表裏也生渾則蔽性性渾則蔽
生猶志一則動氣氣一則動志也先王知其然是故
體天下之性而爲之禮和天下之性而爲之樂禮者
天下之中經樂者天下之中和禮樂者先王所以養人
之神正人氣而歸正性也是故大禮之極簡而無文
大樂之極易而希聲簡易者先王建禮樂之本意也
世之所重聖人之所輕世之所樂聖人之所悲非聖
人之情與世人相反聖人內求世人外求內求者樂
得其性外求者樂得其欲欲易發而性難知此情性
之所以正反也衣食所以養人之形氣禮樂所以養
人之性也禮反其所自生吾始樂反其所自生吾於禮樂
見聖人所貴其生者至矣世俗之言曰養生非君子
之事是未知先王建禮樂之意也養生以爲仁保氣
以爲義去情却欲以盡天下之性修神致明以趨聖
人之域聖人之言莫大顏淵之問非禮勿視非禮勿
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則仁之道亦不遠也耳非取

人而後聰目非取人而後視口非取諸人而後言也身非取諸人而後動也其守至約其取至近有心有形者皆有之也然而顏子且猶病之何也蓋人之道莫大於此非禮勿聽非謂掩耳而避之天下之物不足以干吾之聰也非禮勿視非謂掩目而避之天下之物不足以亂吾之明也非禮勿言非謂止口而無言也天下之物不足以易吾之辭也非禮勿動非謂止其躬而不動天下之物不足以干吾之氣也天下之物豈特形骸自爲哉其所由來蓋微矣不聽之時有先聰焉不視之時有先明焉不言之時有先言焉不動之時有先動焉聖人之門惟顏子可以當斯語矣是故非耳以爲聰而不知所以聰者不足以盡天下之聽非目以爲明而不知所以明者不足以盡天下之視聰明者耳目之所能爲而所以聰明者非耳目之所能爲也是故待鍾鼓而後樂者非深於樂者也待玉帛而後恭者非深於禮者也蕢桴土鼓而樂之道備矣燔黍捭豚汚尊杯飲禮既備矣然大裘無文大輅無飾聖人獨以其事之所貴者何也所以明禮樂之本也故曰禮之近人情非其至者也曾子謂孟敬子君子之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觀此言也曾子而不知道也則可使曾子而爲知道則道不違乎言貌辭氣之間何待於外哉是故古之人目擊而道已存不言而意已傳不賞而人

自勸不罰而人自畏莫不由此也是故先王之道可
以傳諸言効諸行者皆其法度刑政而非神明之用
也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
乎德行去情却欲而神明生矣修神致明而物自成
矣是故君子之道鮮矣齊明其心清明其德則天地
之間所有之物皆自至矣君子之守至約而其至也
廣其取至近而其應也遠易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
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變化之應天人之極致也是
以書言天人之道莫大於洪範洪範之言天人之道
莫大於貌言視聽思大哉聖人獨見之理傳心之言
乎儲精晦息而通神明君子之所不至者三不失色
於人不失口於人不失足於人不失色者容貌精也
不失口者語默精也不失足者行止精也君子之道
也語其大則天地不足容也語其小則不見秋毫之
末語其強則天下莫能敵也語其約則不能致傳記
聖人之遺言曰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
蓋言性也大禮性之中大樂性之和中和之情通乎
神明故聖人儲精九重儀鳳儕五事而關陰陽是
天地位而三光明四時行而萬物和詩曰鶴鳴於九
皐聲聞于天故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充塞乎
天地之間揚子曰貌言視聽思性所有潛天而天潛
地而地也嗚呼禮樂之意不傳久矣天下之言養生
修性者歸於浮屠老子而已浮屠老子之說行而天
下爲禮樂者獨以順流俗而已夫使天下之人驅禮

樂之文以順流俗爲事欲成治其國家者此梁晉之
君所以取敗之禍也然而世非知之也者何耶特襍
染之意大而難知老子之言近而易輕聖人之道得
諸己從容人事之間而不離其類焉浮屠直空虛窮
苦絶山林之間然後足以善其身而已由是觀之聖
人之與釋老其遠近難易可知也是故賞與古人同
而勸不同罰與古人同而威不同仁與古人同而愛
不同智與古人同而識不同言與古人同而信不同
同者道也不同者心也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昔
堯舜伊尹之勢而無子賤一邑之功者得非學術素
變而道未明歟夫天下之人非不勇爲聖人之道爲
聖人之道者時務速售諸人以爲進取之階今夫進
取之道譬諸鉤索物耳幸而多得其數則行爲王公
大人若不幸而少得其數則裂逢掖之衣爲商賈矣
由是觀之王公大人同商賈之得志者也此之謂學術
淺而道不明由此觀之得志而居人之上復治聖人
之道而不捨焉幾人矣內而好愛之容盡其欲外有
便嬖之諛驕其志向之所能者日已忘矣今之所好者
日已至矣孔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又
曰吾見其進未見其止也夫顏子之所學者非世人
之所學不遷怒者求諸己不貳過者見不善之端而
止之也世之人所謂退顏子之所謂進也人之所謂
益顏子之所謂損也易曰損先難而後獲顏子之謂

也耳損於聲目損於色口損於言身損於動非先難
歟及其至也耳無不聞目無不見言無不信動無不
服非後得歟是故君子之學始如愚人焉如童蒙焉
及其至也天地不足大人物不足多鬼神不足爲隱
諸子之支離不足感也是故天之高也日月星辰陛
陽之氣可端策而數也地之至大也山川丘陵萬物之
形人之常產可指籍而定也是故星曆之數天地之
法人物之所皆前世致精好學聖人者之所建也後
世之人守其成法而安能知其始焉傳曰百工之事
皆聖人作此之謂也故古之人言道者莫先於天地
言天地者莫先乎身言身者莫先乎性言性者莫先
乎精精者天之所以高地之所以厚聖人所以配之
故御人之夫不盡能而造父獨何之非車馬不盡
精之也射人莫不盡能而羿獨得之非弓矢之不同
羿精之也今之人與古之人一也然而用之則二也
造父用之以爲御羿用之以爲射盜蹠用之以爲賊

大人論

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而化之之謂聖聖
而不可知之之謂神夫此三者皆聖人之名而所以
辯之之不同者所指異也由其事業而言謂之大人古之聖人
德而言謂之聖由其道而言謂之神由其
六道未嘗不入於神而其所稱止乎聖人者以其道
行乎虛無寂寞不可見之照苟存乎人則所謂德也
是以人之道雖神而不得以神自名名乎其德而已

夫神雖至矣不聖則不顯聖雖顯矣不大則不形故曰此三者皆聖人之名而所以稱之不同者所指異也易曰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夫易之爲書聖人之道於是乎盡矣而繇辭以智不稱以神者以其存乎爻也存乎爻則道之用見於蓍而剛柔有所定之矣剛柔有所定則非其所謂化也且易之道於乾爲至而乾之盛莫盛於二五而二五之辭皆稱利見大人言二爻之相求也夫二爻之道豈不至於神矣乎而止稱大人者則所謂見於蓍而剛柔有所定則聖人之事業也稱其事業以大人則其道之爲神德之爲聖可知也孔子曰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此言神之所爲也神之所爲雖至而無所見於天下仁而後著用而後功不生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及其仁濟萬物而不窮用通萬世而不倦也則所謂聖矣故神之所爲當在於盛德大業德則所謂聖業則所謂大也世蓋有自爲之道而未嘗知此者以爲德業之卑不足以爲道道之至在於神耳於是棄德業而不爲夫爲君子者皆棄德業而不爲則萬物何以得其生乎故孔子稱神而卒之以德業之至以明其不可棄蓋神之用在乎德業之間則德業之至可知矣故曰神非聖則不顯聖非大則不形此天地之全古人之大體也

萬物莫不有至理焉能精其理則聖人也精其
道在乎致其一而已致其一則天下之物可以不思
而得也易曰一致而百慮二致而百慮之歸乎一也苟能
致一以精天下之理則可以入神矣既入於神則道
之至也夫如是則無思無爲寂然不動之時也雖然
天下之事固有可思可爲者則豈可以不通其故哉
此聖人之所以又貴乎能致用者也致用之效始見
乎安身蓋天下之物莫親乎吾之身能利其用以安
吾之身則無所往而不濟也無所往而不濟則德其
有不崇哉故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利用安身以崇
德此道之序也孔子既已証道之序矣患乎學者之
明也於是又取於爻以喻焉焉非其所困而困非其
據而據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以小善爲無益以小
惡爲無傷凡此皆非所以立身崇德也苟欲安其身
崇其德莫若藏器於身待時而後動也故君子學是
兩端以明夫安身崇德之道蓋身之安不安德之崇
不崇莫不由此兩端而已立矣既安德既崇則可以致
用於天下之時也致用於天下者莫善乎治不忘亂
安不忘危莫不善乎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孔子
之舉此兩端又以明夫致用之道也蓋用有利不利
者亦莫不由此兩端而已立身安德崇而又能致用
於天下則其事業可謂備也事業備而神有未窮者
則又當學以窮神焉能窮神則知微知彰柔知剛
夫於微彰剛柔之際皆有以知之則道何以復加哉

聖人之道至於是而已也且以顏子之賢而未足以及之則豈非道之至乎聖人之學至於此則其視天下之理皆致乎一矣天下之理皆致乎一則莫能以惑其心也故孔子取損之辭以明致一之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也夫危以動懼以語者豈有他哉不能致一以精天下之理故也故孔子舉益之辭以戒曰立心勿恒凶勿恒者蓋不一也嗚呼語道之序則先精義而後崇德及喻人以脩之道則先崇德而後精義蓋道之序則自精而至粗學之之道則自粗而至精此又易之理也夫不能精天下之義則不能入神矣不能入神則天下之義亦不可得而精也猶之人身之以崇德也身不安則不能

崇德矣不能崇德則身豈能安乎凡此宜若一而兩言之者語其序而已也

九卦論

處困之道君子之所難也非夫智足以窮理仁足以盡性內有以固其德而外有以應其變者其孰能無患哉古之人有極天下之困而其心能不累其行能不移患至而不傷其身事起而不疑其變者蓋有以處之也處之之道聖人嘗言之矣易曰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并以辯義巽以行權此其處之之道也夫君子之學至於是則備矣宜其通於天下也然而猶困焉者非吾行之過也時有利不利也蓋古之所謂困

者非謂夫其行自困者謂夫行足以通而困於命者耳蓋於此九卦者有所不能明仁有所不能守則其困也非所謂困而其處困也蹙矣夫惟深於此九者而能果以行之者則其通也宜而其困也有以處之惟其學之素也且君子之行大矣而待禮以和仁義爲之內而和之以禮則行之成乎禮之實存乎謙謙者禮之所自起禮者行之所自成也故君子不可以不知履欲知履不可以不知謙夫禮雖發乎其心而其文著乎外者也君子知禮而已則溺乎其文而失乎其實忘性命之本而莫能自復矣故禮之弊必復乎本而後可以無患故君子不可以不知復雖復乎其本而不能常其德以自固則有時而失之矣故君子不可以不恒雖能久其德而天下事物之變相代乎吾之前如吾知恒而已則吾之行有窮而不可通矣是必度其變而時有以益之而後可故君子不可以不知損益夫學如此其至德如此其備則宜乎其通也然而猶困焉者則向所謂困於命者也困於命則動而見病之時也則其事物之變尤衆而吾之所以處之者尤難矣然則其行尤貴於達事之宜而適時之變也故辯義行權然後能以窮通而并者所以行權也故君子之學至乎并異而大備而後足以自通乎困之時孔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謂其言之足以自通乎困之時也嗚呼後世之人一因於時則憂思其心而失其故行然卒

至於不能自存也是豈有他哉不知夫九者之義故也

論議

九變而賞罰可言

夫子賢於堯舜

三不欺

非禮之禮

王霸

性情

勇惠

仁智

中述

行述

萬物待是而後存者天也莫不由是而之焉者道也道之在我者德也以德愛者仁也愛而宜者義也仁義有先後義有上下謂之分先不擅後下不侵上謂之守形者物此者也名者命此者也所謂物此者何也貴賤親疎所以表飾之其物不同者是也所謂命此者何也貴賤親疎所以稱號之其命不同者是也物此者貴賤各有容矣命此者親疎各有號矣因親疎貴賤任之以其所宜為此之謂因任因任之以其所宜為矣放而不察乎則又將大殉必原其情必省其事此之謂原省原省明而後可以辨是非是非明而後可以施賞罰故莊周曰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次之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是說雖微莊周古之人孰不然古之言道德所自出而屬之天者未之有也堯舜者聖人之盛也孔子稱之曰惟天惟大惟堯則之此之謂明天聰明文思安安此之謂明道德允恭克讓此之謂明仁義次九族列百姓序萬邦此之謂明分守修五禮同律度量衡以一天下此之謂明形名葉后稷契司徒皐陶士垂共工此之謂明因任三載考績五載一巡狩此之謂明原省命舜曰乃言底可績謂禹曰萬世永賴時乃功蠢茲有苗昏迷不恭此之謂明是非皐陶方祗厥

叙方施象刑惟明此之謂明賞罰至後世則不然仰而視之曰彼蒼蒼而大者何也其去吾不知其幾千萬里是豈能知我何哉吾爲吾之所爲而已安取彼於是遂棄道德離仁義略分守慢形名忽因任而忘原省直信吾之是非而加人以其賞罰於是天下始大亂而寡弱者號無告聖人不作諸子者伺其間而出於是言道德者至於窈冥而不可考以至世之有爲者皆不足以爲言形名者守物謂數罷黜以至於老而疑道德彼皆忘其智力之不贍魁然自以爲聖人者此矣悲夫莊周曰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語道而非其序安取道言乎其言之也莊周古之荒唐人也其於道也蕩而不盡善聖人者與之遇必有以約之而不能聽殆將擯四海之外而不使之疑中國雖然其言之若此者聖人亦不能廢

夫子賢於夫子賢於堯舜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而世之解者必曰是爲門人之私言而非天下公共之論也而孟子亦曰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是豈亦門人之私言而非天下公共之論哉爲是言者蓋亦未之思也夫所謂聖賢之言者無一辭之苟其發也必有指焉其指也學者之所不可不思也夫聖者至乎道德之妙而後世莫之增焉者之稱也苟有能加焉者則豈聖也哉然孟子宰我之所以爲是說者蓋亦言其時而已也昔者道發乎伏羲而成乎堯舜繼而大之於禹

湯文武此數人者皆居天子之位而使天下之道寖
明寖備者也而又有在下而繼之者焉伊尹伯夷柳
下惠孔子是也夫伏羲既發之也而其法未成至於
堯而後成焉堯雖能成聖人之法未若孔子之備也
夫以聖人之盛用一人之知足以備天下之法而必
待至於孔子者何哉蓋聖人之心不求有爲於天下
待天下之變至焉然後吾因其變而制之法耳至孔
子之時天下之變備矣故聖人之法亦自是而後備
也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此之謂也故其所以能備
者豈特孔子一人之力哉蓋所謂聖人者莫不預有
力也孟子曰孔子集大成者蓋言集諸聖人之士爭而
大成萬世之法耳此其所以賢於堯舜也

昔喻片曰君任德則下不忍欺君任察則下不能欺
君任刑則下不敢欺而遂以德察刑爲次蓋未之盡
也此三人者之爲政之道也夫士不聞聖人爲政之道而足以有
取於聖人者蓋人得而
人不忍欺古者任德之君宜莫如堯也然則讙兜猶
或以類舉於前則德之政使人不欺豈可獨任也哉子
產之政使人不能欺夫子可以其方數使畜魚
而校人烹之然則察之使人不欺豈可獨任也哉西
門豹之政使人不敢欺夫不及於德而任刑以治是
孔子所謂民免而無恥者也然則刑之使人不欺豈

可獨任也哉故曰此三人者亦兼用之而已昔者堯
舜之時比屋之民皆足以封則民可謂不忍欺矣驩
兜以丹朱稱於前曰囂訟可乎則民可謂不能欺矣
四罪而天下咸服則民可謂未敢欺矣故任德則有
不可化者任察則有不可周者任刑則有不可服者
然則子賤之政無以正暴惡子產之政無以周隱微
西門豹之政無以漸柔良然而三人者能以治者蓋
足以治小具而高亂出耳使堯舜之時所大治者
則豈足用哉蓋聖人之政足以使民不敢欺智足
以使民不能欺政足以使民不忍欺然後天下無或
敗之者矣或曰刑亦足任以乎曰所任者蓋亦非
專用之而足以治也劉治十二渠以利民至乎漢吏
不能廢民以爲西門君所爲不從吏以廢也則豹之
德亦足以感於民心矣然則尚刑故曰任刑焉耳使
無以懷之而惟刑之見則民豈得或不能欺之哉

非禮之禮

古之人以是爲禮而吾今必由之是未必合於古之
禮也古之人以是爲義而吾今必由之是未必合於
古之義也夫天下之事其爲變豈一乎哉固有迹同
而實異者矣今之人認認然求合於其迹而不知權
時之變是則所同者古人之迹而所異者其實也事
同於古人之迹而異於其實則其爲天下之害莫大
矣此聖人所以貴乎權時之變者也孟子曰非禮之

禮非義之義大人不爲蓋所謂迹同而實異者也夫君之可愛而臣之不可以犯上蓋夫莫大之義而萬世不可以易者也桀紂爲不善而湯武放弑之而天下不以爲不義也蓋知向所謂義者義之常而湯武之事有所變而吾欲守其故其爲蔽一而爲天之患同矣使湯武暗於君臣之常義而不達於時事之權變則豈所謂湯武哉聖人之制禮也非不欲儉以爲儉者非天下之欲也故制於奢儉之中焉蓋禮之奢爲衆人之欲而聖人之意未嘗不欲儉也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然天下不以爲非禮也蓋知向之所謂禮者禮之常而孔子之事爲禮之權也且奢者爲衆人之所欲而禮之所宜存然則可以無從乎使孔子蔽於制禮之文而不達於制禮之意則豈所謂孔子哉故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不爲釋者曰非禮之禮若娶妻而朝暮拜之之者是也非義之義若藉交以報仇是也夫娶妻而朝暮拜之藉交以報仇中人之所不爲者豈待大人而後能不爲乎嗚呼蓋亦失孟子之意矣

王霸

仁義禮信天下之達道一而王霸之所同也夫王之與霸其所以用者則同而其所以名者則異何也蓋其心異而已矣其心異則其事異其事異則其功異其功異則其名不得不異也王者之道其心非有求於

天下也所以爲仁義禮信者以爲吾所當爲而已矣以仁義禮信修其身而移之政則天下莫不化之也是故王者之治知爲之於此不知求之於彼而彼固已化矣霸者之道則不然其心未嘗仁也而患天下惡其不仁於是示之以仁其心未嘗義也而患天下惡其不義於是示之以義其於禮信亦若是而已矣是故霸者之心爲利而假王者之道以示其所欲其有爲也唯恐民之不見而天下之不聞也故曰其心異也齊淵聖御名公劫於曹沫之刃而許歸其地夫欲歸其地者非吾之心也許之者免死而已由王者之道則勿歸焉可也而淵聖御名公必歸之地一旨文公伐原約三日而退三日而原不降由王者之道則雖待其[illegible]焉可也而文公必退其師蓋欲其信示於民者也凡所爲仁義禮信亦無以異於此矣故曰其事異也王者之大若天地然天地無所勞於萬物而萬物各得其性萬物雖得其性而莫知其爲天地之功也王者無所勞於天下而天下各得其治雖得其治然而莫知其爲王者之德也霸者之道則不然若世之惠人耳寒而與之衣飢而與之食民雖知吾之惠而吾之惠亦不能及夫廣也故曰其功異也夫王霸之道則異矣其用至誠以求其利而天下與之故王者之道雖不求利之所歸霸者之道不主於利然不假王者之事以接天下則天下孰與之哉

性情

性情一也世有論者曰性善情惡是徒識性情之名而不知性情之實也喜怒哀樂好惡欲未發於外而存於心性也喜怒哀樂好惡欲發於外而見於行情也性者情之本情者性之用故吾曰性情一也彼曰性善無它是嘗讀孟子之書而未嘗求孟子之意耳彼曰情惡無它是有見於天下之以此七者而入於惡而不知七者之出於性耳故此七者人生而有之接於物而後動焉動而當於理則聖也賢也不當於理則小人也彼徒有見於情之發於外者爲外物之所累而遂入於惡也因曰情惡也害性者情也是曾不察於情之發於外而爲外物之所感而遂入於善者乎蓋君子養性之善故情亦善小人養性之惡故情亦惡故君子之所以爲君子莫非情也小人之所以爲小人莫非情也彼論之失者以其求性於君子求情於小人耳自其所謂情者莫非喜怒哀樂好惡欲也舜之聖也象喜亦喜使舜當喜而不喜則豈足以爲舜乎文王之聖也王赫斯怒當怒而不怒則豈足以爲文王乎舉此二者而明之則其餘可知矣如其廢情則性雖善何以自明哉誠如今論者之說無情者善則是若木石者尚矣是以知性情之相須猶弓矢之相待而用若夫善惡則猶中與不中也曰然則性有惡乎曰孟子曰養其大體爲大人養其小體爲小人揚子曰人之性善惡混是知性可以爲惡也

勇惠

世之論者曰惠者輕與勇者輕死臨財而不苟取而君子之行也吾曰不然惠者重與勇者重死臨財而不苟取臨難而不避者聖人之所嫉而小人之行也故所謂君子之行者有二焉其未發也愼而已矣其既發也義而已矣愼則待義而後決義則待宜而後動蓋不苟而已也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言動者賢不肖之所以分不可以苟爾是以君子之動苟得已則斯靜矣故於義有可以不與不死之道而必與必死者雖衆人之所謂難能而君子未必善也於義有可與可死之道而不與不死者雖衆人之所謂易出而君子未必非也是故尚難而賤易者小人之行也無難無易而惟義之是者君子之行也惟義之無取於其材也勇過於義孔子不取則惠之過於義亦可知矣孟子曰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蓋君子之動必於義無所疑而後發苟行疑焉斯無動也語曰多見闕殆愼行其餘則寡悔言君子之行當愼擬於義爾而世有言孟子之文傳之者有所誤也孟子之意當曰無與傷惠無死傷勇嗚呼蓋亦帶思而已矣

仁智

仁者聖之次也智者仁之次也未有仁而不智者也未有智而不仁者也然則何智仁之別哉以其所以得仁者異也仁吾所有也臨行而不思臨言而不擇發之於事而無不當於仁也此仁者之事也仁吾所未有也吾能知其爲仁也臨行而思臨言而擇發之於事而無不當於仁也此智者之事也其所以得仁則異矣及其爲仁則一也孔子曰仁者靜智者動何也曰譬今有二賈也一則既富矣一則知富之術而未富也既富者雖焚舟折車無事於賈可也知富之術而未富者則不得無事也此仁智之所以異其動靜也吾之仁足以上格乎天下浹乎草木旁溢乎四夷而吾之用不匱也然則吾何求哉此仁者之所以能靜也吾之知欲以上格乎天下浹乎草木旁溢乎四夷而吾之用有時而匱也然則吾可以無求乎此智者之所以必動也故曰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山者靜而利物者也水者動而利物者也其動靜則異其利物則同矣曰仁者壽智者樂然則仁者不樂智者不壽乎曰智者非不壽不若仁者之壽也仁者非不樂樂不足以盡仁者之盛也能盡仁之道則聖人矣然不曰仁而目之以聖者言其化也蓋能盡仁道則能化矣如不能化吾未見其能盡仁道也顏回次孔子者也而孔子稱之曰三月不違仁而已然則能盡仁道者非若孔子者誰乎

君子所求於人者薄而辨是與非已無所苟孔子罪宰予曰於予與何誅罪冉有曰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二子得罪於聖人若當絶也及爲拜以列其門弟子取者不過數人於宰予有辭命之善則取之於由求有政事之善則取之不以不善而廢其善孔子豈阿其所好哉所求於人者薄也管仲功施天下孔子小之門弟子三千人孔子獨稱顔回爲好學問其餘則未爲好學者閔損原憲曾子之徒不與焉再求宰我之得罪又如此孔子豈不樂道人之善哉辨是與非無所苟也所求於人者薄所以厚人者厚蓋辨是與非者無所苟所以明聖人之道如宰予再求二子之不得列於善則列士之難全者衆矣惡足以取人善乎如管仲無所貶則從政者若是而止矣十十子之徒皆稱好學則好學者若是而止矣惡足以明聖人之道乎取人如此則吾之自取者重而人之所歟者易明道如此則吾之與人其所由可知已故薄於責人而非匿其過一介不苟於論人所以求其全聖人之道本乎中而已春秋之旨豈易於是哉

行述

古之人僕僕然窮其身以求行道於世而曰吾以學孔子者惑矣孔子之始也食於魯魯亂而適齊齊大夫欲害己則反一而食乎魯魯受女樂不朝者三日義不可以留也則烏乎之曰甚矣衛靈公之無道也其

遇賢者庶乎其猶有禮耳於是衛靈公不可與處也於是不暇俾倦而之衛之曹以適于宋鄭陳蔡衛楚之郊其志猶云衛一而之曹也老矣遂歸于魯以卒孔子之行如此烏在其求行道也夫天子諸侯不以身先於賢人其不足以有爲明也孔子而不知其何以爲孔子也曰沽之哉我待價者也僕僕然勞其身以求行道於世沽也子路曰君子之仕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久矣蓋孔子之心云耳然則孔子無意於世之人乎曰道之將興歟命也道之將廢歟命也苟命矣則世之人何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六十八

論議

鯀說

夔說

季子

荀卿

楊墨

老子

莊周二

原性

性說

對難

舜命其臣而敕戒之未有不讓者焉至於臯則獨無所讓而又稱其樂之和美者何也夫禹垂益伯夷臯夔皆新命者也故疇於衆臣而後命之而皆有讓矣棄稷契皐陶臯當是時蓋已爲是官因命是官因命是五人者而敕戒之焉耳故獨無所讓也孔氏曰禹垂益伯夷臯夔皆新命者蓋舜之聰明雖大過於人然未嘗自用聰明也故舜之命此九人者未嘗不咨而後命焉則何獨於臯夔而不然乎使臯夔爲新命者則何辭其樂之和美也使臯夔之受命之日已辭其樂之和美則賢人之舉措亦少輕矣孔氏之說蓋惑於命汝典樂之語爾夫汝作司徒汝作士之文豈異於命汝典樂之語乎且所以知其非新命者蓋舜不疇而命之而無所讓也舜之命臯夔也亦無所疇而臯夔之受命也亦無所讓則何以知其爲新命乎夫擊石拊石而百獸率舞非臯夔之所能爲也爲之者衆臣也非衆臣之所能爲也爲之者舜也將有治於天下則可以無相乎故命禹以宅百揆也民窘於衣食而欲其化而入於善豈可得哉故次命棄以爲稷也民既富而可以教矣則豈可以無教哉故次命契以爲司徒也既教之則民不能無不帥教者民有不帥教則豈可以無刑乎故次命皐陶以爲士也此皆治人之所先急者備矣則可以治末之時也工者治人之末者也故次命垂以爲共工也於是治人之事具則宜及於鳥獸草

木也故次命益以爲虞也夫其所以治至於鳥獸草木則天下之功至矣治天下之功至則可以制禮之時也故次命伯夷以爲典禮也夫治至於鳥獸草木而人有禮以節文之則政道成矣可以作樂以樂其成也故次命夔以爲典樂也借使禹不能揔百揆稷不能富萬民契不能教皐陶不能士垂不能共工伯夷不能典禮然則天下亂矣天下亂而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石百獸率舞其可得乎故曰爲之者衆臣也使舜不能用是衆臣則是衆臣亦不能成其功矣故曰非衆臣之所能爲也爲之者舜也夫蕞之所以稱其樂之和美者豈以爲伐耶蓋以美大舜也孔子之所謂將順其美者其蕞哉

鯀說

堯咨孰能治水四岳皆對曰鯀然則在廷之臣可治水者惟鯀耳水之患不可留而俟人鯀雖方命圮族而其才則群臣皆曰然則舍鯀而孰使哉當此之時禹蓋尚少而舜稽於下而未見乎上也夫舜禹之聖也而堯之聖也而碎臣之仁賢也其求治水之急也而相遇之難如此後代之不遇者亦可以無憾矣

季子

先王酌乎人情之中以制喪禮使哀有餘者俯而就之哀不足者企而及之言哀不足者非聖人之所甚善也善之者善其能勉於禮而已延陵季子其長子死既封而號者三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其合

矣乎夫長子之喪聖人爲制之三年之服蓋以謂父子
之親而長子者爲親之丞佐人情之所至重也今季子
三號遂行則於先王之禮豈爲不及矣今論者曰當是
之時季子聘於齊將君之命若夫季子之心則以謂
不可以私義而緩君命有勢勿得以兩全者則當忍
哀以徇於尊者之事矣今將命而聘既聘而返遂少
緩而盡哭之哀則於事君之義豈爲不足而害於使
事哉君臣父子之義勢另以兩全而不爲之盡禮也
則亦薄於骨肉之親而不一用先王之禮爾其言曰骨
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所不之是人情之所哀者矣夫骨肉之
復于土魂氣之無不之是人情之所哀者矣君子無
所不言命至於喪則有性焉獨不可以謂命也昔莊
周喪其妻鼓盆而歌東門吳喪其子比於未有此棄
人齊物之道吾儒之罪人也觀季子之說蓋亦周吳
之徒矣父子之親仁義之所由始而長子者繼祖考
之重故喪之三年所以重祖也今季子不爲之盡
禮則近於棄仁義薄祖考矣孔子曰喪事不敢不勉
也又曰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臨人之喪而不哀
孔子猶以爲不足觀也況禮之喪三年者乎然則此
言宜非取之矣蓋記其葬深不至於泉斂以時服既
葬而封廣輪掩坎其高可隱心孔子之稱之蓋稱其葬
之合於禮爾獨稱葬者夫子觀之曰善哉此可以爲法矣若此
衛有送葬者夫子觀之曰善哉則夫子之所美也聖人之言辭隱而義顯豈徒然哉

學者之所不可不思也

荀卿

荀卿載孔子之言曰由智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曰智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子曰賜智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貢曰智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君子矣子曰回智者若何仁者若何顏淵曰智者知己仁者愛己子曰可謂明君子矣是誠孔子之言歟吾知其非也夫能近見而後能遠察能利狹而後能澤廣明天下之理也故古之欲知人者必先求知己欲愛人者必先求愛己此亦理之所必然而君子之所不能易者也請以事之近而天下之所共知者諭之今有人於此不能見太山於咫尺之內者之明也今有人於內若則雖天下之至愚知其不能察秋毫於百步之外也蓋不能見於近則不能察於遠明矣而荀卿以謂知己者賢於知人者是猶能察秋毫於百步之外不能見太山於咫尺之內者之明也今有人於此食不足以厭其腹衣不足以周其體者則雖天下之至愚知其不足以厭腹衣足以周體是猶以贍足鄉黨爲不若食足以厭腹衣足以周體者之富也由是言之荀卿之言其不察理已甚矣故知己者智之端也可推以知人也愛己者仁之端也可推以愛人也夫能盡智仁之道然後能使人知己愛己是故能使人知己者未有不能知人愛人

者也能知人愛人者未有不能知己愛己者也今荀卿之言一切反之吾是以知其非孔子之言而爲荀卿之妄矣楊子曰自愛仁之至也蓋言能自愛之道則足以愛人耳非謂不能愛人而能愛己者也噫古之人愛人不能愛己者有之矣然非吾所謂愛人而墨翟之道也若夫能知人而不能知己者亦非吾所謂知人矣

楊墨

楊墨之道得聖人之一而廢其百也是也聖之道兼楊墨而無可無不可者是也墨子之道摩頂放踵以利天下而楊子之道利天下拔一毛而不爲也夫禹之於天下九年之間三過其門而呱呱之泣而不一省其子此亦可謂爲人矣顏回之於身簞食瓢飲以獨樂於陋巷之間視天下之亂若無見者此亦可謂爲己矣楊墨聖之道獨以爲人爲己得罪於聖人者何哉此蓋所謂得聖人之一而廢其百者也是故由楊子之道則不義由墨子之道則不仁於仁義之道無所遺而用之不失其所者其唯聖人之徒歟二子之失於仁義而不見天地之全則同矣及其所以得罪則又有可論者也楊子之所執者爲己爲己學者之本也墨子之所學者爲人爲人學者之末也是以學者之事必先爲己其爲己有餘而天下之勢可以爲人矣則不可以不爲人故學者之學也始不在於爲人而卒所以能爲人也今夫始學之時其道未足

以爲己而其志己在於爲人也則亦可謂謬用其心矣謬用其心者雖有志於爲人其能乎哉由是言之楊子之道雖不足以爲人固知爲己矣墨子之志雖在於爲人吾知其不能也嗚呼楊子知爲己之爲務而不能達於大禹之道也則亦可謂惑矣墨子者廢人物親疎之別而方以天下爲己任是其所欲以利人者適所以爲天下害患也豈不過甚哉故楊子近於儒而墨子遠於道其異於聖人則同而其得罪則宜有間也

老子

道有本有末本者萬物之所以生也末者萬物之所以成也本者出之自然故不假乎人之力而萬物以生末者涉乎形器故待人力而後萬物以成也夫其不假人之力而萬物以生則是聖人之可以無言也無爲也至乎有待於人力而萬物以成則是聖人之所以不能無言也故普聖人之在上而以萬物爲己任者必制四術焉四術者禮樂刑政是也所以成萬物者也故聖人唯務修其成萬物者不言其生萬物者蓋生者尸之於自然非人力之所得與矣老子者獨不然以爲涉乎形器者皆不足言也不足爲也故抵去禮樂刑政而唯道之稱焉是不察於理而務高之過矣夫道之自然者又何預乎唯其涉乎形器是以必待於人之言也人之爲也其書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夫轂輻之用固在於

之無用然工之琢削未嘗及於無者蓋無出於自然之力可以無與也今之治車者知治其轂輻而未嘗及於無也然而車以成者蓋轂輻具則無必爲用矣如其知無爲爲用而不治轂輻則爲車之術固已踈矣李知無之爲車用無之爲天下用然不知所以爲用也故無之所以爲用者以有轂輻也無之所以爲天下用者以有禮樂刑政也如其廢轂輻於車廢禮樂刑政於天下而坐求其無之爲用也則亦近於愚矣

莊周十

世之論莊子者不一而學儒者曰莊子之書務詆孔子以信其邪說要其焚甘甚書廢其徒而後可其曲直固不足論也學儒者之言如此而好莊子之道者曰莊子之德不以萬物干其慮而能通其道者也彼非不知仁義也以爲仁義小而不足行已彼非不知禮樂也以爲禮樂薄而不足化天下故老子曰道失後德德失後仁仁失後義義失後禮是知莊子非不達於仁義禮樂之意也彼以爲仁義禮樂者道之末也故薄之云耳夫儒者之言善也然未嘗求莊子之意也好莊子之言者固知讀莊子之書也然亦未嘗求莊子之意也昔先王之澤至莊子之時竭矣天下之俗譎詐大作質朴並散雖世之學士大夫未有知貴己賤物之道者也於是棄絕乎禮義之緒奪攘乎利害之際趨利而不以爲辱殞身而不以爲怨漸漬陷溺以至乎不可救已莊子病之思其說以矯天下之弊

而歸之於正也其心過慮以爲仁義禮樂皆不足以正之故同是非齊彼我一利害則以是平心爲得此其所以矯天下之弊者也既以其說矯弊矣又懼來世之遂實吾說而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也於是又傷其心於卒篇以自解故其篇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由此而觀之莊子豈不知聖人者哉又曰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皆有所長時有所用用是以明聖人之道其全在彼而不在此而亦自列其書於宋鈃愼到墨翟老聃之徒俱爲不該不徧一曲之士蓋欲明吾之言有爲而作非大道之全云耳然則莊子豈非有意於天下之弊而存聖人之道乎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皆有矯於天下者也莊子用其心亦二聖人之徒矣然而莊子之言不得不爲邪說比者蓋其矯之過矣夫矯枉者欲其直也矯之過則歸於枉矣莊子亦曰墨子之心則是也墨子之行則非也推莊子之心以求其行則獨何異於墨子哉後之讀莊子者善其爲書之心非其爲書之說則可謂善讀矣此亦莊子之所願於後世之讀其書者也今之讀者挾莊以謾吾儒曰莊子之道大哉非儒之所能及知也不知求其異而以異於儒者爲貴悲夫

莊周下

學者詆周非堯舜孔子余觀其書特有所寓而言耳

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為得之讀其文而不以意原之此為周者之所以詆也周曰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而為天下用又自以為處昏相亂相之間故窮而無所見其材孰謂周之言皆不可措乎君臣父子之間而遭世遇主終不可使有為也及其引太廟犧以辭楚之聘便彼蓋危言以懼衰世之常人耳夫以周之才豈迷出處之方而專畏犧者哉蓋孔子所謂隱居放言者周殆其人也然周之說其於道既反之宜其得罪於聖人之徒也夫中人之所及者聖人詳說而謹行之說之不詳行之不謹則天下獎中人之所不及者聖人藏乎其心而言之略不略而詳則天下惑且夫諄諄

而後喻譊譊而後服者豈所謂可以語上者哉惜乎周之能言而不通乎此也

原性

或曰孟荀楊韓四子者皆古之有道仁人而性者有生之大本也以古之有道仁人而言有生之大本其爲言也宜無惑何其說之相戾也吾願聞子之所安曰吾所安者孔子之言而已夫太極著五行之所由生而五行非太極也性著五常之太極也而五常不可以謂之性此吾所以異於韓子且韓子以仁義禮智信五者謂之性而曰天下之性惡焉而已矣五者豈五者之謂哉孟子言人之性善荀子言人之性惡夫太極生五行然後利害生焉而

太極不可以利害言也性生乎情有情然後善惡形焉而性不可以善惡言也此吾所以異於二子孟子以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因以謂人之性無不仁就所謂性者如其說必也怨毒忿戾之心人皆無之然後可以言人之性無不善而人果皆無之乎孟子以惻隱之心爲性者以其在內也夫惻隱之心與怨毒忿戾之心其有感於外而後出乎中者有不同乎荀子曰其爲善者僞也就所謂性者如其說必也惻隱之心人皆無之然後可以言善者僞也爲人果皆無之乎荀子曰陶人化土而爲埴埴豈土之性也哉夫陶人不以木爲埴者惟土有埴之性焉烏在其爲僞也且諸子之所言皆吾所謂情也習也非性也揚子之言爲似矣猶未出乎以習而言性也古者有不謂喜怒愛惡慾情者乎喜怒愛惡慾而善然後從而命之曰仁也義也喜怒愛惡慾而不善然後從而命之曰不仁也不義也故曰有情然後善惡形焉然則善惡者情之成名而已矣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吾之言如此然則上智與下愚不移有說乎曰此之謂智愚吾所云者性與善惡也惡者之於善也爲之則是愚者之於智也或不可強而有也伏羲作易而後世聖人之言也非天下之至精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孔子作春秋則游夏不能措一辭蓋伏羲之智非至精至神不能與惟孔子之智雖游夏不可強而能也況所謂下愚者哉其不移明矣或曰四子之云爾其皆

有意於教乎曰是說也吾不知也聖人之教正名而已

性說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吾是以與孔子也韓子之言性也吾不有取焉然則孔子所謂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惟上智與下愚不移何說也曰習於善而已矣所謂下愚者一習於惡所謂中人者上智也下愚之中人也其卒也命之而已矣有人於此未始爲不善也謂之上智可也其卒也去而爲不善然後謂之下愚可也其下也去而爲善然後謂之中人可也惟其不移然後謂之上智惟其不移然後謂之下愚皆於其卒也命之而已矣有人於此未始爲善也謂之下愚可也其卒也去而爲善然後謂之中人可也惟其不移然後謂之上智惟其不移然後謂之下愚皆於其卒也命之而已矣夫非生而不可移也且韓子之言弗顧矣曰性之品三而其所以爲性五夫仁義禮智信孰而可謂不善也又曰上焉者之於五主於一而行之四下焉者之於五反於一而悖於四是其於性也不一失焉而後謂之上焉者不一得焉而後謂之下焉者是果性善而不善習也然則堯之朱舜之均瞽瞍之舜鯀之禹固吾所謂習於善而已者后稷之均瞽瞍之舜鯀之禹固吾所謂習於惡而已者后稷越椒叔魚之事後所引者皆不可信邪曰堯之朱舜之均固吾所謂習於善而已者后稷之詩以異云而吾之所論者常也詩之言至以爲人子而無父人子而吾無父猶可以推其質常乎夫言性亦

常而已矣無以常乎則狂者蹈火而入河亦可以爲性也越椒叔魚之事徒聞之左丘明丘明固不可信也以言取人孔子失之宰我以貌失之子羽此兩人者其成人也孔子朝夕與之居以言貌取之而失彼其始生也婦人者以聲與貌定而卒得之婦人者獨有過孔子者邪

對難

予爲揚孟論以辨言性命者之失而有難予者曰予之言性則誠然矣至於言命則予以爲未也今有人於此其才當處於天下之至賤而反處於天下之至貴其行當得天下之大禍而反得天下之大福其才當處於天下之至貴而反處於天下之至賤其行當得天下之至福而反得天下之至禍此則悖於人之所取而非人力之所及者矣於是君子曰爲之者天也所謂命者蓋以謂命之於天云耳昔舜之王天下也進九官誅四凶成王之王天下也尊二伯誅二叔若九官之進者以其皆聖賢也四凶之誅者以其皆不肖也二伯之尊者亦以其皆聖賢也二叔之誅者亦以其皆不肖也是則人之所爲矣使舜爲不明進四凶而誅九官成王爲不明尊二叔而誅二伯則所謂非人力之所及而天之所命者也彼人之所爲可強以爲之命哉曰聖賢之所以尊進命也不肖之所以誅命也昔孔子懷九官二伯之德困於亂世脫身於干戈者屢矣遑遑於天下之諸侯求有所用而卒

死於旅人也然則九宮二伯雖曰聖賢其尊進者亦
命也盜跖之罪浮於四凶二叔雖曰不肖其誅者亦命也是以聖人不言命教
人以盡乎人事而已嗚呼又豈唯貴賤禍福哉凡人
之聖賢不肖莫非命矣曰貴賤禍福自外至者子
以謂聖賢之貴而福不肖之賤而禍皆有命則吾既
聞之矣若夫聖賢不肖則在我者也何以謂之命哉曰是誠君子志也古之好學者
之言未有不若此者也然孟子曰仁之於父子也義
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
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由此而言之
則聖賢之所以爲聖賢君子雖不謂之命而孟子固
曰命也已不肖之所以爲不肖何以異於此哉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六十八

論議一

祿隱
太古
原教
原過
進說
取材
興賢
委任
知人
風俗

孔子叙逸民先伯夷叔齊而後柳下惠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也柳下惠降志辱身矣孟子叙三聖人者亦以伯夷居伊尹之前而揚子亦曰孔子高餓顯下録隱夫聖人之所言高者是所取於人而所行於己者也所言下者是所非於人而所棄於己者也然而孔孟生於可避之世而未嘗避也蓋其不合則去則可謂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矣至於揚子則吾竊有疑焉爾當王莽之亂雖鄉里自喜者知遠其辱而揚子親屈其體盛稱其左右之臣豈君子固多能言而不能行乎抑亦一有以處之非必出於此言乎曰聖賢之言行有所同有所不必同不可以一端求也同者道也不同者迹也知所同而不知所不同於聖人而道不同則其爲小人也孰禦哉世之士不知道之不可一迹也以爲此不同哉蓋時不同則言行不得無不同唯其一不同是所以同也如時不同而固欲爲之同則是所同者迹也所不同者道也迹同海則同矣聖賢之言行一伸焉一屈焉未嘗同也至其宗於道則同矣故水因地而曲直故能宗於海聖賢因時而屈伸故能宗於道孟子曰伯夷柳下惠聖人也百世之師也如其高餓顯下録隱而必其出於所高則柳下惠安擬伯夷哉揚子曰塗雖曲而通諸

夏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蓋言事雖曲而通諸道則亦君子所當同也由是而言之餓顯之高祿隱之下皆迹矣豈足以求聖賢哉唯其能無係累於迹是以大過於人也如聖賢之道皆出於一而無權時之變則又何聖賢之足稱乎聖者知權之大者也賢者知權之小者也昔紂之時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此三人者道同也而其去就若此者蓋亦所謂迹不必同矣且易曰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言君子之無可無不可也使揚子寧不至于耽祿於弊時哉蓋於時爲不可去必去則揚子之所知亦已小矣

太古

太古之人不與禽獸朋也幾何聖人惡之也制作焉以別之下而戾於後世侈裳衣壯宮室隆耳目之觀以囂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皆不得其所當然仁義不足澤其性禮樂不足錮其情刑政不足網其惡蕩然復與禽獸朋矣聖人不作昧者不識所以化之之術顧引而歸之太古太古之道果何行之萬世聖人惡用制作於其間必制作於其間爲太古之不可行也顧欲引而歸之是去禽獸而之禽獸奚補於化哉吾以爲識治亂者當言所以化之之術曰歸之太古非愚則誣

原教

善教者藏其用民化上而不知所以教之之源不善

教者反此民知所以教之之源而不誠化上之意善教者之為教也致吾義忠而天下之君臣義且忠矣致吾孝慈而天下之父子孝且慈矣致吾恩於兄弟而天下之兄弟相為恩矣致吾禮於夫婦而天下之夫婦相為禮矣天下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皆吾教也民則曰我何賴於彼哉此謂化上而不知所以教之之源也不善教者之為教也不此之務而暴為之制煩為之防劬劬於法令誥戒之間藏於府憲於市屬民於鄙野必曰臣而臣君而君子而子父而父兄弟者無失其為兄弟也夫婦者無失其為夫婦也率是也有賞不然則罪鄉閭之師族鄰之長疎者時讀密者曰告若是其悉矣顧不有成之者也所謂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所謂教之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諸侯自國至於鄉黨皆有學博置教導之官而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皆在於學士所觀而習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技亦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苟不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則不教也苟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者則無不在於學此教之之道也所謂養之之道何也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也何謂饒之以財人之情不足於財則貪鄙苟得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祿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祿已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養廉恥而離於貪鄙之行猶以為未也又推其祿以及其子孫謂之世

祿使其生也既於父子兄弟妻子之養昏姻明友之接皆無憾矣其死也又於子孫無不足之憂焉何謂約之以禮人情足於財而無禮以節之則又放僻邪侈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為之制度婚喪祭養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數為之節而齊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其命可以為之而財不足以具則弗非也其財可以具而命不得為之者不使有銖兩分寸之加焉何謂裁之以法先王於天下之士教之以道藝矣不師教而待之以屏弃遠方終身不齒之法約之以禮也不循禮則待之以流殺之法王制曰變衣服者其君流酒誥曰厥或誥曰群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夫群飲變衣服小罪也流殺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得曰非其財且不可性失復得曰非其性可乎

進說

古之時士之在下者無求于上上之人日汲汲惟恐一士之失也古者士之進有以德有以　有以言有以曲藝今徒不然自茂才等而下之至于明法其進退之皆有法度古之所謂德者才者無以為也古之所謂言者又未必應今之法度也誠有豪傑不世出之士不自進乎此上之人弗舉也誠進乎此而不應今之法度有司弗取也夫自進乎此皆所謂枉己者也孟子曰未有枉己能正人者也然而今之士不自進乎此者未見也豈皆不如古之士自重以有恥乎古者并天下之地而授之氓士之未命也則授一廛

而爲氓其父母妻子裕如也自家達有塾有序有庠有學觀游止處師師友友弦歌堯舜之道自樂也磨礱鐫切沉浸灌養行宁而才備則曰上之人其舍我哉上之人其亦莫之能舍也今也地不井國不學黨不庠遂不序家不塾士之未命也則或無以裕父母妻子無以處行宁而才備上之人亦莫之舉也士安得而不自進嗚呼使今之士不若古非人則然勢也勢之異聖賢之所以不得同也孟子不見王公而孔子爲季氏吏夫不以勢乎哉士之進退不惟其德與才而惟今之法度而有司之好惡未必今之法度也是上之進不惟今之法度而幾在有司之好惡耳今之有司非昔之有司也後之有司又非今之有司也有司之好惡豈常哉是士之進退果卒無所必而已矣噫以言取人未之失也取焉而又不得其所謂言是失之失也況又重以有司好惡之不可常哉古之道其卒不可以見乎士也有得已之勢其得不已乎得已而不已未見其爲有道也楊叔明之兄弟以父任皆京官其勢非吾所謂無以處無以裕父母妻子而有不得已焉者也自枉而爲進士而又枉於有司而又若不釋然二君固常自任以道而且朋友我矣懼其猶未寤也爲進說與之

取材

夫工人之爲業也必先淬礪其器用掄度其材幹然後致力寡而用功得矣聖人之於國也必先遴東其

賢能練覈其名實然後任使邁而事以濟矣故取人之道世之急務也自古守文之君孰不有意於是哉然其間得人者有之失士者不能無焉稱職者有之謬舉者不能無焉必欲得人稱職不失士不謬舉宜如漢左雄所議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爲得矣所謂文吏者不徒苟尚文辭而已必也通古今習禮法有大議論使以古今參之是也所謂諸生者不獨取訓習句讀而已必也習典禮明制度臣主威儀時政公龔然後施之職事則以緣飾治道有大議論則以經術斷之是也以今準古以今之進士古之文吏也今之經學古之儒生也然其策進士則但以章句聲病

苟尚文辭類皆小能者爲之策經學者徒以記誦爲能不責大義類皆蒙鄙者能之使通古之人或見蓄於時高世之士或見排於俗故屬文者至相戒曰涉獵可爲也誣可爲也誦習可勤也於義理何取哉故其父兄勗其子弟師長勗其門人相爲浮豔之作以追時好而取世資也何哉其取舍好尚如此所習不得不然也若此之類而當擢之職位歷之仕塗一旦國家有大議論立辟雍明堂損益禮制更著律令決讞疑獄徵惡能以詳平政體緣飾治道以古今參之以經術斷之哉是必唯唯而已文中子曰文乎文乎苟作云乎哉必也實乎道學乎學乎博誦云乎哉必也清乎義

故才之不可苟取也久矣必若差別類能宜少依漢之牋奏家法之義策進士者若曰邦家之大計何先治人之要務何急政教之利害何大安邊之計策何出使之以時務之所宜言之不直以章句聲病累其心策經學者宜曰禮樂之損益何宜天地之變化何如禮器之制度何尚各傳經義以對不獨以記問傳寫爲能然後署之甲乙以升黜之庶其取舍之鑑灼于目前是豈惡有用而事無用辭逸而就勞哉故學者不習無用之言則業專而脩矣一心治道則習貫而入矣若此之類施之朝廷用之牧民何嚮而不利哉其他限年之議亦無取矣

興賢

國以任賢使能而興棄賢專己而衰此二者必然之勢古今之通義流俗所共知耳何治安之世有之而能興昏亂之世雖有之亦不興蓋用之與不用之謂矣有賢而用國之福也有之而不用猶無有也商之興也有仲虺伊尹其衰也亦有三仁周之興也同心者十人其衰也亦有祭公謀父內史過兩漢之興也有蕭曹寇鄧之徒其衰也亦有王嘉傅喜陳蕃李固之衆魏晉而下至於李唐不可偏舉然其間興衰之世亦皆同也由此觀之有賢而用之者國之福也有之而不用猶無有也可不愼歟今猶古也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今之士民亦古之士民古雖擾攘之際猶有賢能若是之衆況今太寧豈曰無之在君上用

之而已博詢衆庶則才能者進矣不有忌諱則讜直之路開矣不邇小人則讒諛者辨治矣不責人以細過則能吏之志得以盡其効矣苟行此道則何慮不跨兩漢軼三代然後踐五帝三皇之塗哉

委任

人主以委任爲難人臣以塞責爲重任之重而責之重可也任之輕而責之重不可也愚無他識請以漢之事明之高祖之任人也可以任則任可以止則止至於一人之身才有長短取其長則不問其短情有忠僞信其忠則不疑其僞其意曰我以其人長於某事而任之在它事雖短何害焉我以其人忠於我心而任之在它人雖僞何害焉故蕭何刀筆之吏也委之關中無復西顧之憂陳平亡命之虜也出捐四萬斤金不問出入韓信輕猾之徒也與之百萬之衆而不疑是三子者豈素著忠名哉蓋高祖推己之心而真於其心則它人不能離閒而事以濟矣後世循高祖則鮮有敗事不循則失故孝文雖愛鄧通猶逞申屠之志孝武不疑金霍終定天下大策當是時守文之盛者二君而已元成之後則不然雖有何武王嘉師丹之賢而脅於外戚貶黜官之寵辱於帷嬙近習之制是以王道寖微而不免負謗於天下也中興之後唯世祖能馭大臣以寬鄧馗賈之徒爲任職所以威名不減於高祖至於爲子孫慮則不然反以元成之

後三公之任多齎於外戚賢宦帷嬙近習之人而致
敗由是置三公之任而事歸臺閣以虛尊加之而已
然而臺閣之臣位卑事宂無所統一而奪於衆多之
口此其爲齎於外戚賢宦帷嬙近習者愈矣至於治
有不進水旱不時災異或起則曰三公不能變理陰
陽而策免之甚者至於誅死豈不痛哉沛質之後
御名靈之間因循以爲故事雖有李固陳蕃之賢皆挫
於閹寺之手其餘則希世用事全軀而已何政治之
能立哉此所謂任輕責重之弊也噫常人之性有能
有不能有忠有不忠知其能則任之重可也謂其忠
則委之誠可也委之誠者人亦輸其誠任之重者人
亦荷其重使上下之誠相感恩結於其心是豈禽息
鳥視而不知荷恩盡力哉故曰不疑於物物亦誠焉
且蘇秦不信天下爲燕反尾生此一蘇秦傾側數國之
間於秦獨以然者誠燕君厚之之謂也故人主以狗
彘畜人者人亦狗彘其行以國士待人者人亦國士
自奮故曰常人之性有能有不能有忠有不忠顧人
君待之之意何如耳

知人

貪人廉淫人潔佞人直非終然也規有濟焉爾王莽
拜侯讓印不受假僭皇命得璽而喜以廉濟貪者也
晉王廣求爲冢嗣管絃遏密塵埃被之陪宸未幾而
聲色喪邦以潔濟淫者也鄭注開陳治道激昂顏辭
君民翕然倚以致平卒用姦敗以直濟佞者也於戲

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古今一也

風俗

夫天之所愛育者民也民之所係仰者君也聖人上承天之意下爲民之主其要在安利之而安利之要不在於它在乎正風俗而已故風俗之變遷染民志關之盛衰不可不愼也君子制俗以儉其弊爲奢奢而不制弊將若之何夫如是則有殫極財力僭瀆擬倫以追時好者矣且天地之生財也有時人之爲力也有限而日夜之費無窮以有時之財有限之力以給無窮之費若不爲制所謂積之涓涓而洩之浩浩如之何使斯民不貧且濫也　國家奄有諸夏四聖繼統制度以定矣紀綱以緝矣賦斂不傷於民矣徭役以均矣升平之運未有盛於今矣固當家給人足無一夫不獲其所矣然而窶人之子短褐未盡完趨末之民巧僞未盡抑其故何也殆風俗有所未盡淳歟且聖人之化自近及遠由內及外是以京師者風俗之樞機也四方之所面內而依倣也加之士民富庶財物畢會難以儉率易以奢變至於發一端作一事衣冠車馬之奇器物服玩之具旦更奇制夕染諸夏工者矜能於無用商者通貨於難得歲加一歲巧眩之性不可窮好尚之勢多所易故物有未弊而見毀於人人有循舊而見嗤於俗富者競以自勝貧者恥其不若且曰彼人也我人也彼爲奉養若此之麗而我反不及由是轉相慕効務盡鮮明使愚下之人

有逞一時之嗜欲破終身之貲産而不自知也且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實漏巵浮朴之風散則貪饕之行成貪饕之行成則上下之力匱如此則人無行士無廉聲尚陵逼者爲時宜守檢押者爲鄙野義之民少兼并之家多富者財産生蒲布州域貧者利窮不免於溝壑夫人之爲性心克體逸則樂生心體勞則思死若是之俗何法令之能避哉故刑罰所以不措者此也且壞崖破岩之水原自消消千雲敵日之木起於青蔥禁微則易救未者難所宜略依古之王制命市納賈以觀好惡有作奇技淫巧以疑家者糾罰之下至物器饌具爲之品制以節之工商逐末者重租稅以困辱之民見本業之無用而又爲納罰困辱不得不趨田畝田畝闢則民無饑矣以此顯示衆庶未有葷觳之內治而天下不治矣

閔習

父母死則燔而捐之水中其不可明也禁使葬之其無不可亦明也然而吏相與非之乎上民相與怪之乎下蓋其習之久也則至於戕賊父母而無以爲不可顧曰禁之不可也嗚呼吾是以見先王之道難行也先王之道不講乎天下而不勝乎小人之說非一日之積也而小人之說其爲不可不皆若戕賊父母之易明也先王之道不皆若禁使葬之易行也嗚呼吾是以見先王之道難行也正觀之行其庶矣惜乎其臣有罪焉作閔習

論議
復讎解
推命對
雜著
使醫
沂說
論茶法
茶商十二說
制置三司條例
相鶴經
策問十一

復讎解

或問復讎對曰非治世之道也明天子在上自方伯諸侯以至于有司各修其職其能殺不辜者少矣不辜而有焉則其子弟以告于有司有司不能聽以告于其君其君不能聽以告于方伯方伯不能聽以告于天子則天子誅其不能聽者而爲之施刑於其讎亂世則天子諸侯方伯皆不可以告故書說紂曰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蓋讎之所以興以上之不可告辜罪之不而獲也方是時有父兄之讎而輒殺之者君子權其勢恕其情而與之可也故復讎之義見於春秋傳見於禮記爲亂世之爲子弟者言之也春秋傳以爲[illegible]受誅子復讎不可也此[illegible]不敢以身之私[illegible]以爲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此言一[illegible]之義廢不可絕之恩也周官之說曰凡復讎者[illegible]士殺之無罪疑此非周公之法也凡所以[illegible]者以天下之亂而士之不能聽也有士矣不[illegible]聽其殺人之罪以施行而使爲人之子弟者讎之[illegible]則何取於士而祿之也古之於殺人其聽之可謂盡矣猶懼其未也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書于士則殺之無罪則所謂復讎者果所謂可讎者乎庸語知其不獨有可言者乎就當聽其罪矣則不殺於士師而使讎者殺之何也故疑此非周公之法也或曰世亂而有復讎之禁則寧殺身以復讎乎將無復讎而以存人之祀乎曰可以復

讎而不復非孝也復讎一而殄祀亦非孝也以讎未復之恥居之終身焉蓋可也讎之不復者天也不忘復讎者己也克己以畏天心不忘其親不亦可矣

推命對

吳里處士有善推命知貴賤禍福者或俾予問之予辭焉他日復以請予對曰夫貴若賤天所爲也賢不肖吾所爲也吾所爲者吾能自知之天所爲者吾獨懵乎哉吾賢歟可以位公卿歟則萬鍾之祿固有焉不幸而貧且賤則時也吾不賢歟不可以位公卿歟則簞食豆羹無歉焉若幸而富且貴則咎也此吾知之無疑奚率於彼者哉且禍與福君子置諸外焉君子居必仁行必義反仁義而福君子不有也由仁義而禍君子不屑也是故文王拘羑里孔子畏於匡彼聖人之智豈不能脫禍患哉蓋道之存焉耳曰子以爲貴若賤天所爲也然世賢而賤不肖而貴者亦天所爲歟曰非也人不能合於天耳夫天之生斯人也使賢者治不賢故賢者宜貴不賢者宜賤天之道也擇而行之者人之謂也天人之道合則賢者貴不肖者賤天人之道悖則賢者賤而不肖者貴也天人之道悖合相半則賢不肖或貴或賤堯舜之世元凱用而四凶殛是天人之道合也桀紂之世飛廉進而三仁退是天人之道悖也漢魏而下賢不肖或貴或賤是天人之道悖合相半也蓋天之命一而人之時不能率合焉故君子脩身以俟命守道以任時貴賤禍

福之來不能沮也子不力於仁義以信其中而屑屑焉甘意於誕謾虛怪之說不已溺哉

使醫

專權之意顯然

一人疾焉而醫者十並使之歟曰使其尤良者一人焉爾烏知其尤良而使之曰衆人之所謂尤良者而隱之以吾心其可也夫能不相逮不相爲謀又相忌也況愚智之相百者乎人之愚不能者常多而智能者常少醫者十愚不能者烏知其不九邪竝使之智能者何用愚不能者何所不用一日而病且亡誰者任其咎邪故子曰使其尤良者一人焉爾使其尤良者有道藥云則藥食云則食坐云則坐作云則作夫然故醫也得肆其術而無憾焉不幸而病且亡則少矣藥云則食坐云則作曰姑如吾所安焉爾若人也何必醫如吾所安焉可也凡疾而使醫之道皆然而腹心爲甚有腹心之疾者得吾說而思之其庶矣

汴說

古者卜筮有常官所諏有常事若考步人生辰星宿所次訾相人儀狀色理逆斥人禍福考信於聖人無有也不知從何許人傳宗其說者澶漫四出抵今爲尤蕃舉天下而籍之以是自名者蓋數萬不啻而汴不與焉舉汴而籍之蓋亦以萬計予嘗眎汴之術士菩挾奇而以動人者大祀宮廬服輿食飲之華封君不如也其出也或召焉問之某人也朝貴人也其歸也或賜焉問之某人也朝貴人也坐其廬旁歷其人

之往來肩相切踵相籍窮一朝暮則已錯不可計竊異之且竊歎曰吾儕治先聖人之言而修其術張之能爲天子營太平斂之猶足以禔身正家顧未嘗有公卿徹官若是其即之勤也或曰子知乎渴者期於漿疾者期於醫治然也子誠能爲天子營太平禔身正家彼所存勢與位爾勢不盈位不充則熱中熱中則惑勢盈位充矣則病失之病失之則憂惑且憂則思決以彼爲能決子亦能乎不能則無異其即彼疏此也因寤不復異久之補吏淮南省親江南有金華山人者率然相過自言能逆斥禍福噫今之世子之術奚適而不遇哉因以汴說諗之

議茶法

國家罷榷茶之法而使民得自販於方今實爲便於古義實爲宜而有非之者蓋聚斂之臣將盡財利於毫末之閒而不知與之爲取之過也夫茶之爲民用等於米鹽不可一日以無而今官場所出皆麤惡不可食故民之所食大率皆私販者夫奪民之所甘而使不得食則嚴刑峻法有不能止者故鞭扑流徒之罪未常少弛而私販私市者亦未嘗絕於道路也既罷榷之之法則凡此之爲患皆可以無矣然則雖盡充歲入之利亦爲國者之所當務也況關市之入自足侔昔日之利乎昔桑洪羊興榷酤之議當時以爲財用待此而給萬世不可易者然至霍光不學無術之人遂能屈其論而罷其法蓋義之勝利久矣今

朝廷之治方欲剗百代之弊而復堯舜之功而其爲法度乃欲出於霍光之所羞爲者則可乎以今之勢雖未能盡罷搉貨而能緩其一亦所以示上之人恤民之深而興治之漸也彼區區聚歛之臣務以求利爲功而不知與之爲取上之人亦當斷以義豈可以人人合其私說然後行哉揚雄曰爲人父而搉其子縱利如子何以雄之聰明其講天下之利害宜可信然則今雖國用甚不足亦不可以復易已行之法矣是以國家之勢苟修其法度以使本盛而末衰則天下之財不勝用庸詎而必區區於此哉

茶商十二說

臣竊以須仰巨商有十二之損爲害甚廣請試陳之須仰巨商巨商數少相率既易邀賤遂繁故有場饒明減闇減累累不已歲數百萬是饒減之損一也又既仰巨商巨商稀少積壓等候陳損既多或棄或焚或充雜用此稅既陷正稅又饒是陷稅之損二也又既仰巨商饒豐價薄園民困耗逋欠歲程至如石橋一場祖額一百七萬而近歲買納才得十萬而虧及累年便乞減額是退額之損三也又既仰巨商須憑力禁是以捕捉之旅所在屯布掩緝之衆彌占川落官員請俸卒旅衣糧擾民費財揔計不細是力禁之損四也又既仰巨商須置搉務諸郡津置或數千里所載綱運率自省破船材兵費風波盜竊每歲之計不爲不甚是遠萃之損五也又既仰巨商必先多備

茶體輕怯難掌易損架閣利燥封角利密而官數浩瀚堆積敖廩風枯雨濕氣味失奪俟售待給已反陳損是堆積之損六也又失物分輕則得衆得衆則易竭今仰巨商本不及數千緡則不能行是分重而不得衆也故難竭而成積滯分重之損七也又凡貨利已則精心精心則貨善貨善則易售今仰巨商非已甚衆始從小户次輸主人方納官場復支商旅是以小户偷竊主人殽雜姦吏容庇皆以非已而致貨不善也是非已之損八也又既仰巨商遂爲二等新好者支筭商旅伍陳者留賣南中食用不堪遂皆私易故一縣大率每歲以茶被刑者往往百數是煩刑之損九也又既仰巨商茶多積壞壞不堪責遂轉蠹其

俵給户民悉不堪食虛納所直諸郡甚多是剜本之損十也又巨商悉係通商南方盡從官賣官賣既不堪食多配寺院茶坊茶多弃損錢實虛斂是削民之損十一也既仰巨商貨終難盡諸般折給從是生焉雖依元價折錢變賣雜收什一請實虛損官亦虛損是刻士之損十二也其爲害廣也如此不可不去也

乞制置三司條例

竊觀先王之法自畿之内賦入精粗以百里爲之差而畿外邦國各以所有爲貢又爲經用通財之法以懋遷之其治市之貨財則亡者使有害者使除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則吏爲斂之以待不時而買者凡此非專利也蓋聚天下之人不可以無財理天下

之財不可以無義夫以義理天下之財則轉輸之勞
逸不可以不均用度之多寡不可以不通貨賄之有
無不可以不制而輕重斂散之權不可以無術今天
下財用窘急無餘典領之官拘於弊法內外不以相
知盈虛不以相補諸路上供歲有定額豐年便道可
以多致而不敢不贏年儉物貴難於供備而不敢不
足遠方有倍蓰之輸中都有半價之鬻三司發運使
按簿書促期會而已無所可否增損於其間至遇軍
國郊祀之大費則遣使剗刷殆無餘藏諸司財用事
往往爲伏匿不敢實言以備緩急又憂年計之不足
則多爲支移折變以取之民納租稅數至或倍其本
數而朝廷所用之物多求於不產責於非時富商大
賈因時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斂散之權臣等以謂
發運使揔六路之賦入而其職以制置茶鹽礬稅爲
事軍儲國用多所仰給宜假以錢貨繼其用之不給
使周知六路財賦之有無而移用之凡糴買稅斂上
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令在京庫藏年支
見在之定數所當供辦者得以從便變賣以待上令
稍收輕重斂散之權歸之公上而制其有無以便轉
輸省勞費去重斂寬農民庶幾國用可足民財不匱
矣所有本司合置官屬許今辟舉及有合行事件令
依條例以聞奏下制置司參議施行

相鶴經

鶴者陽鳥也而遊於陰因金氣依火精以自養金數

九火數七六十三年小變百六十年大變千六百年
形定生三年頂赤七年飛薄雲漢又七年夜十二時
鳴六十年大毛落茸毛生乃潔白如雪泥水不能汗
百六年雌雄相視而孕一千六百年飲而不食胎化
產爲仙人之騏驥也夫聲聞於天故頂赤食於水故
喙長輕於前故毛豐而肉疎脩頸以納新故天壽不
可量所以體無青黃二色土木之氣內養故不表於
外也是以行必依洲渚止不集林木蓋羽族之清崇
也其相曰隆鼻鉅喙則少瞑露睛赤白則視遠長頸
疎身則能鳴鳳翼雀尾則善飛龜背鼈腹會舞高脛
促節足力其文李子浮丘伯授王子晉又崔文子學道
於子晉得其文藏嵩山石室淮南公采藥得之遂傳
於近代熙寧十年正月一日臨川王某降

策問

問堯舉鯀於書詳矣堯知其不可然且試之邪抑不
知之也不知非所以爲聖也知其不可然且試之則
九載之民其爲病也亦久矣幸而群臣遂舉舜禹不
幸復稱鯀此亦將以九載試之邪以堯之大聖知鯀
之大惡其知之也足以自信不疑矣何牽於群臣也
必曰吾唯群臣之聽不自任也聖人之心急於救民
其趣舍顧是否何如豈固然邪必以爲後世法得無
明推之主牽制以召敗者邪或曰堯知水之數故先
之以鯀或曰欠民病以大禹功是皆不然堯必不以
民病私禹禹必不以利民病而大已功以民病私其

臣利民病以爲已功烏在其爲堯禹也又以爲泥於數其探聖人滋淺矣且謂之有數鯀何罪其殛死也聖人之所以然愚不能釋吾子無隱焉耳

二

問皐陶曰在知人在安民大哉古之君臣相戒如此夫雖有知人之明而無安民之惠心未可與爲治也有安民之惠心而無知人之明則不能任人雖欲安民亦有所不能焉然而天子之尊也四海之富也自公至于士凡幾位自正至于旅凡幾職所謂知人者其必有術可以二三子而不知乎

一

問聖人治世有本末其施之也有先後今天下因敝不草其爲日也久矣治教政令未嘗放聖人之意而爲之也失其本求之末當後者反先之天下靡靡然入於亂者凡以此夫治天下不以聖人所以治其卒不治也則爲士而不閑聖人之所以治非所以爲士也願二三子盡道聖人所以治之本末與其所先後以聞於有司

四

問記曰追王太王王季文王不以卑臨尊也夏商受命固有祖考奚無追王之事耶

五

問聖人之爲道也人情而已矣考之以事而不合隱之以義而不通非道也洪範之陳五事合於事而通

於義者也如其休咎各之效則子疑焉人君承天以從事天不得其所當然則戒吾所以承之事可也必如傳云人君行然天則順之以然其固然邪僭常暘若狂常雨若使狂且僭則天如何其順之也堯湯水旱奚尤以取之邪意者微言深法非淺者之所能造敢以質於二三子

六

問述詩書傳記百家之文二帝三王之所以基太平而澤後世必曰禮樂云若政與刑乃其助爾禮節之樂和之人已大治之後其所謂助者幾不用矣下三王而王者亦有議禮樂之情者乎其所謂禮樂如何也儒衣冠而言制作者文采聲音云而已基太平而澤後世儻在此邪宋之爲宋久矣禮樂不接於民之耳目何也抑猶未可以制作耶董仲舒三言以爲王者未制作用先王之禮樂宜於世者如欲用先王之禮樂則何者宜於世耶

七

問舜命九官三后在焉呂刑所謂三后恊功于民乃堯命之何也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以功次之禹也稷也伯夷也其可也以事次之民之災也富之也教之也其可也今考其文辭未有次焉何也曰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降典也則以民云制于刑之中則以百姓云何也

八

問夏之法至商而更之商之法至周而更之皆因世就民而爲之節然其所以法意不相師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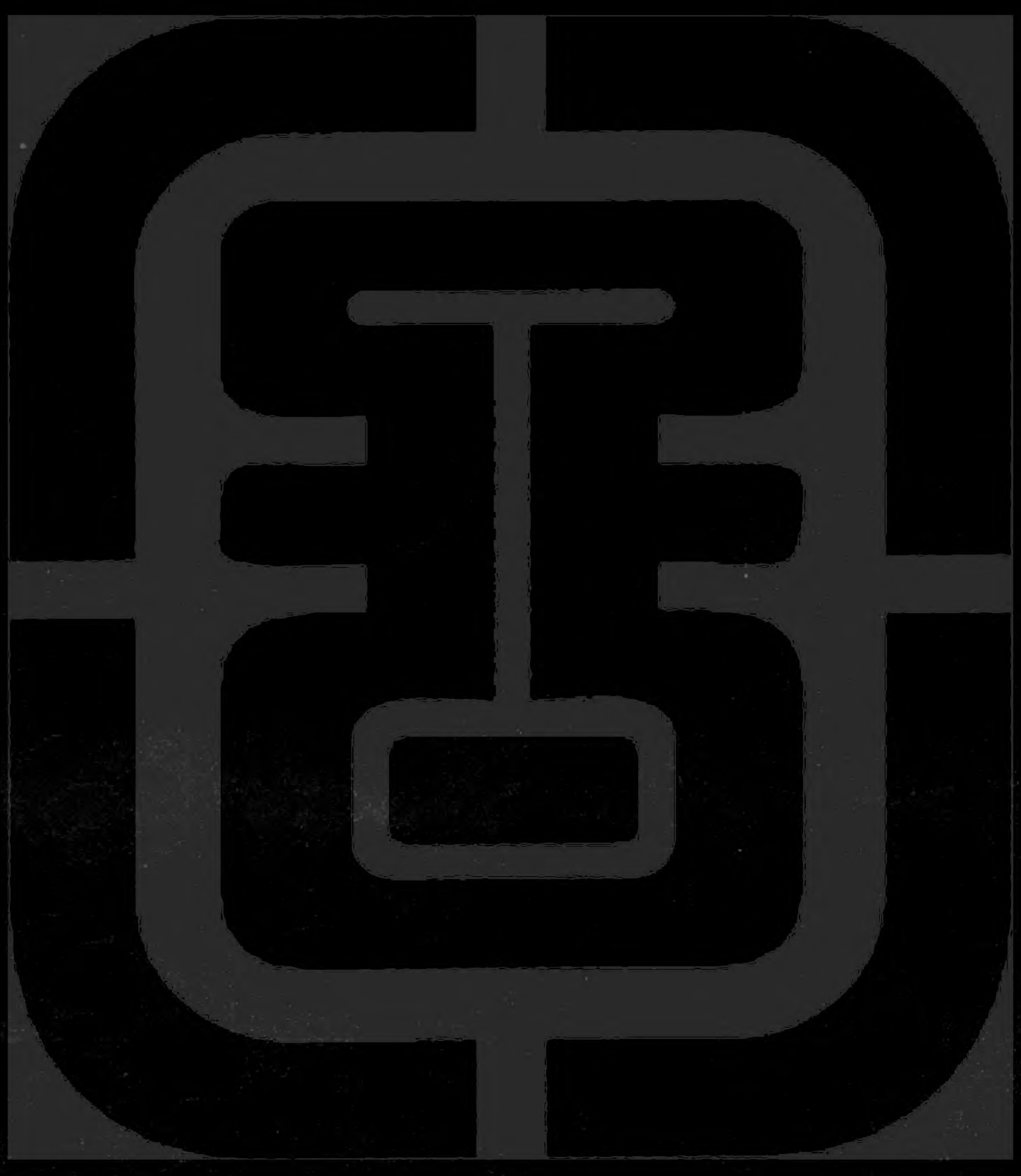
九

問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說者曰垂衣裳以辨貴賤乾坤尊卑之義也夫垂衣裳以辨貴賤自何世始始於黃帝獨曰黃帝可也於堯舜曰堯曰舜可也兼三世而言之吾疑焉二三子姑爲之解

十

問詩論商之所以王本之契論周本之后稷夫成湯文武之仁聖而以當桀紂之天下此夏商所以破滅而商周得之也彼千歲之稷契何功焉其本之也不有說耶

十一

問挂兵於夷狄以弊百姓畋游倡樂賞賜無節而臺榭陂池宮室之觀侈此國之所以貧今皆無此而有司之所講常出於權利然亦不足於財信任親戚後宮之家尊顯公卿大臣之世布衣巖穴之秀蔽鄣而不得仕此官之所以曠今皆無此而所使在位皆公天下之選也然亦不足於士異時嘗多兵矣而不以兵多故費財令民之壯者多去而爲兵而租賦盡於糧餉然亦不足於兵異時嘗多馬矣而不以馬多故費土今內則空可耕之地以爲牧蓋鉅萬頃外則棄

錢幣以取之四夷然亦不足於馬此其故何也